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五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原道

樊曰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
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
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
伊川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
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苟與揚也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
便斷得如此分明又曰退之晚年作文所
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

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者
先生之論豈輕發哉補注山谷嘗曰文章
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
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
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
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益
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
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
骨表諍臣論自諸
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孫曰

是謂仁義之焉適也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孫曰仁義足於已也

仁與義

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誠齋楊萬里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

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無垢張子韶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龜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孫虛位者亦非也

文十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老子之小仁義

孫曰以仁義為小也

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

也

天下或有之字小一作罪

彼以煦煦為仁

孫曰煦煦小惠貌。煦况字切

子子為義

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

所謂德

一無此四字

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

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一本作言者也

老子

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一本

作言者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

孫曰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

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髡為城旦

黃老

于漢

孫曰竇太后者漢景帝之母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趙本去黃字

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

王本作魏晉梁隋呂本作晉魏梁隋

其言道德

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

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

一有則字

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

奴之入者附之

者一作則附一作隆

出者汙之

者一作則

噫後之人其

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

孫曰老者謂學老子者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孫曰吾師之弟子謂孔子但可在弟子之列

佛者曰

孫曰

佛者亦謂學佛者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

孫曰為孔子者謂學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誕欺也

亦曰吾師亦嘗師

之云爾

一本無師之二字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

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訊問也

惟怪之欲聞古

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孫曰四謂士農工商賈加佛老為六

古之教

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孫曰聖人之教一加佛老為三

農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

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

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

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

為之食木處而顛顛隕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

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一作同為之醫藥

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

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孫曰宣導也湮塞也為之政以率其

怠勸祝曰勸疲也懈也莊子學道不勸與倦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

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孫曰符者分而為二如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璽

者天子之印以玉為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

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孫曰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

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

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

介甲也無爪牙以

爭其食也

一無其字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孫曰皿者通貨飲食之器

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一無能字一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句

民不出粟米

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

孫曰而皆謂汝也

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

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

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

之與王其號名殊

一作其號雖殊

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

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

一作其事雖殊

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

言曰

其言一作之言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

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孫曰已上皆禮記大學之文

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

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

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

孫曰天常猶言天倫

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孫曰僖二十三年左氏杞

子卒用夷禮故曰子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孫曰此魯頌閔宮之文膺

當也懲艾也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

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

文一作教

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
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
為教易行也

一無而字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

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
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孫曰盡其常者謂終得其

天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

孫曰周禮祀天神祭地示饗人鬼假至也

人鬼祖宗也

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一本云斯道何

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謂也又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一云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

補注或問張子韶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

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之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

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趙本作不絕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補注宛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

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

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

其一作而

曰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

孫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

人其人

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

有養也

祝曰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幼廢疾注謂廢病○廢音廢

其亦庶乎其可也

月溪姜氏廣原道曰揚墨之道各執其偏皆足以為道之賊也雖然周衰兼愛之道微而為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為言而終之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則又取其兼愛之義以為與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仲兼愛之道破為我之賊後世未有能明之者猶執孟子無父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世變者也樊曰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

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斥佛老與揚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

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
王荊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
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
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
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
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
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補注白雲郭氏
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
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
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超而一致又為韓子三
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
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
四家司馬公謂楊子兼之王荊公謂楊子之
言似矣蘇氏亦曰楊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
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
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

氏之論盡矣。
一本題作性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

一本作情之品有其所以為情者七無三而二字

曰一無何也曰性之品有

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

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

孫曰主於一謂

主於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

一本無一

也二字一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

本反作及

於四

悖亂也
蒲昧切

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

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

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

其一
作於

中焉者之於七也有

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

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

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

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

孫曰

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鷩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

楊食我之

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

孫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

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至是果滅

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

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

大戚一無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

韓曰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

教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

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

孫曰詩大雅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圻不副無災無害誕

實匍匐克歧克疑以就口食歧歧謂意有所知疑疑謂有所識別也。疑魚立切

文王之在母

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

樊曰國語文王在母不憂

在傳弗勤處師弗煩

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

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

而卒為聖人

一無人字

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

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

學一作教

而下者

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

一本作言性情

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

言者奚言而不異

韓曰原性之說其旨蓋懼當時之人溺於佛老而胥為夷也故其終云云

原毀

韓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者公初求仕時當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則其

言誠有

古云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

周悉

其待人也輕以約

樊

此蓋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

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

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

補注孟子舜由仁義行

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

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樊

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

人也多才與藝人也

孫曰書周公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求其所以

為周公者責於已

趙云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

曰彼人也余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

其如周公者

樊曰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公之謂也

舜大聖人也

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

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

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

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

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

趙本

無則不然三字

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

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

未有一本並作有未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

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

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

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

人待其身

是謂一作是之謂

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

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

而忌者畏人修

樊曰書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

能容之此公之謂也其曰謂人莫已若其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則公所謂怠與忌者也或者乃引中庸夫

婦可與知之論孔子後生可畏之語謂公以一善一藝待人為非是然則孔子之所謂薄責於人者非耶

吾

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

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
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
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
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
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仕一作化得吾說而存之其國
家可幾而理也一作毀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
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
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
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
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
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
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
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

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

同仁篤近而舉遠

樊曰或曰聖人之所以異於墨者以其有別焉爾今曰一視而同仁則是

以待人之道待夷狄以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曰不然舜命九官蠻夷猾夏則命皋陶作士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終則總命之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於天下則一也

原鬼

韓曰儒譏墨明鬼而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公於是作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
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
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鬼無聲
與形

補注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
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

安有氣

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
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
是也

也 震雷

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

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

也曰是有二說

一本說下有有鬼有物四字

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

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

爽差也

逆於倫而

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

禍焉皆民之為也

一作皆民之為之也

其既也

既盡也

又反乎其常

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

無聲與形者

其一作乎

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

與聲者

一本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一本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

物怪是也故其作

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

為禍

樊曰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

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

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

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補注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

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絕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行難

行下孟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

矜夸也

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

先生參

參字公佐

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

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孫曰參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軍

居六七年貞元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

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

街愈常往間客席

間一作問客一作賓

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

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

孫曰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

也任保任也誅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跡為謚今之行狀是也

某與某何人也

任與誅也非罪與

也字一作之罪字一作過

皆曰然

一本作皆應曰然

愈曰

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誅

而任之耶

一作而任與誅之耶

先生曰否吾惡其初

孫曰初謂為胥與商也

惡鳥故切

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

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

樊曰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

為公臣曰其所與由辟也

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

餘家

樊曰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文子晉之大夫

夫惡求其初

惡音烏

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

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者歟齊也晉

也且有二與七十焉

一無焉字

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

一作人也耶

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之不

世出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歲之間

歲一作年

儻有焉不幸而

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

乳於其母也

一無於字

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

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

朝

于一乎

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

其皆賢乎抑又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

孫曰舉其多而沒其少謂

取其長而畧其短也。○沒一作
缺少一作細又作一乎一作耶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

全其一作於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

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耶一無耶字不早

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歐本無其後用也必粗

粗大也疎也物不精也。○粗聰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趙本云先生曰

然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樊曰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利一作慮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

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

一作慮其患而不傳

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

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

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

淑善也殊六切

則奈何

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

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

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

色角切下同

其生大惡也亦

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

後人受其亂

一作禍

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

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

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

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

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

而不得

孫曰謂孟子求堯舜禹傳授之說而不得也

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

龍之嘘氣成雲

嘘呵也

雲固弗靈於龍也

弗一作不

然龍乘是

氣茫洋窮乎玄間

孫曰茫洋飛騰貌窮極也玄間天地之表。一本作而茫茫云云

薄

日月

薄追也

伏光景

伏掩也

感震電神變化

孫曰神不可測也

水下

土

水浸也

汨陵谷

汨漂沒也。汨越筆切。

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

能使為靈也

靈一本作雲

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

也然龍不得雲

不一作弗

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

孫曰憑依

猶勢位也

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

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

一作善醫人者

不視人之瘠肥

祝曰瘠瘦也禮記瞻肥瘠。瘠音籍。

察其

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

紀綱理亂而已矣

一作紀綱之亂否而已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

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

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商周之衰也諸侯

作而戰伐日行矣

作一作僭

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

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

孫曰謂罷侯置守。分扶問切

聚兵而焚之

孫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

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

世一作帝

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

而已矣天下雖無事

一作四海雖無事

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扶與之一

一作

扶持與之又一作天持與之

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一

一作善計

善醫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

孫曰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

稱鶴言者豈不怪

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

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

孫曰長往不來謂隱遯不

仕也昔之聖者

一作聖人者

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

喙有若鳥者

樊曰尸子禹長頸鳥鳴

其貌有若蒙俱者

祝曰荀子仲尼之狀

面如蒙俱其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俱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揚

倅注荀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授於公耶。俱音欺

彼皆貌似而心不

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

韓曰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謂

紂也顏如渥丹

孫曰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渥厚漬也言顏如厚漬之丹也

美而狠者

樊曰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宋公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

其貌則人

貌一作面

其心則

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

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

孫曰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
崔山君傳稱鶴言是為怪也
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

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
一無駢死於槽櫪之

間
駢並也蒲眠切
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

石今食馬者
食音似下食之同一作今之食馬者
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是馬雖有千里之能
一作是馬也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

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

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馬耶

識一

知作

讀荀子

孫曰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樊曰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牴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一本題作讀荀無子字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孫曰徒謂諸弟子尊聖人者

孟氏而已矣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

益尊則雄者一作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

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孫曰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慎到之屬

○趙本作各以其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

雜然老師大儒猶在孫曰老師大儒即孟子荀卿是也火于秦黃老于

漢一無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

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

一作時有若不醇粹

要其

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一作抑其猶在軻雄之間

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

之黜一作去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

聖人之籍

籍書也

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

補注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

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孫曰小疵謂有
不合於孔子者○趙本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

疵而小

讀鵩冠子

樊曰西漢藝文志有鵩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鵩鳥羽為冠而唐志云鵩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鵩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鵩音曷

鵩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

孫曰漢藝文志又有法家名家者流

刑名謂此也

其博選篇

孫曰博選鵩冠子第一篇

四稽五至之說當矣

孫曰

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斯役五曰

隸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一有功德豈少

哉學問篇

孫曰學問篇冠子第二篇

稱賤生於無所用

稱一作所稱

中流

失船一壺千金者

舊注爾雅曰瓠壺也國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

水孫曰詩八月斷壺瓠也佩瓠可以渡水

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

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

減一作減

注者

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孫曰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韓曰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

且一作其

公龍表不同

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

云一作之

然文王周公之法

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

存者希矣百氏雜家

一作說

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

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
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
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上賢明

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明鬼神在上同篇中
無別篇也樊曰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
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
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
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
讀墨之旨云補注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
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
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上同兼愛與墨
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

孫曰論語君子

有三畏畏天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孫曰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

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

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

孫曰子曰賢賢易色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

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曰語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

所不與與許也曰我祭則受福孫曰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

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

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孫曰為孔子之學者必用墨子

取其與孔子合者而已墨子必用孔子孫曰為墨子之學者必用孔子折衷於聖人之言其

可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洪曰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又古語云墨

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嚴曰墨子之書誣稱孔晏之事孔叢子載詰墨一篇蓋嘗辨明之矣以孔子之道較之墨子不啻胡越孟子著書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乃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

功不在禹下意以已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蔡曰此分邪正末學之辨也謂非孔子之正不足以知墨子之邪無墨子之邪不足以明孔子之正故曰不相為用不足為孔墨學者於此又何疑焉

五
百
家
註
昌
黎
文
集
卷
十
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九十六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獲麟解

樊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三傳之說各不同公既作此解李習之嘗書以贈陸員外慘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旨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孫曰爾雅曰麟麇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曰闕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麟之為靈昭昭也

孫曰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補注麟之

書

於春秋

見題注書一作載

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

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也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

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

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

為馬

祝曰鬣說文髮鬣禮記夏后氏黃馬蕃鬣○鬣音獵

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

為犬豕豺狼麋鹿也

一有也字

惟麟也不可

一有也字

知則

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孫曰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鉏商獲之以為不祥以賜虞

人仲尼觀之曰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
麟也然後取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
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
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也一有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
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

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
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
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
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
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
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

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
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
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一作豈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
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

去一作下

而耻學於

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

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一作矣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

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

讀音豆

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

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璽

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

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

也

似一作類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盛一作大

嗚呼師道之不

復可知矣巫鑿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

一作不齒

今其智

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一無其字

聖人無常師

蔡本有孔子師三字

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

韓曰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

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

其賢不

及孔子

補注方舟李石曰孔子問禮老聃學樂萇弘問官名郯子博約琢磨前言往行又有如遲任史

佚藏文仲述其語言文章以益其天縱之資要以師周公為始也故曰孔子習周公

孔子曰三人

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

故一作是故

師不必賢

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

年十七

韓曰蟠貞元十九年進士

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

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樊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楊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補注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鞢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韓曰據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

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

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

占去聲

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

祝曰爬義與第五卷把字同抉挑刮垢也。爬蒲已蒲麻二切抉於決切刮垢

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

不明一作不能明

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

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

于茲有年矣年一作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孫曰

玄幽深也補注陳齊之語錄云沈浸釀郁含英咀華至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是亦學文術也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祝曰選終日矻矻注勤作也孫曰兀兀用心貌○兀音窟又苦骨切一作

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祝曰觝角觸淮南子

注異端異說也語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注苴所以藉

攻乎異端觝音底張皇幽眇孫曰眇微也尋墜緒之茫茫一作芒芒

苴也○苴子魚切罅呼訝切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

蔡作走

迴狂瀾於既倒先

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一作可謂有勞矣

沈浸醲郁

醲一作釀

含英咀

華

孫曰英亦花也補注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

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嚼也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

姚如舜禹

姓祝曰梁劉孝綽安成康王碑虞夏革運姚如之姓已分。如徐里切

渾渾無涯

孫曰揚子曰虞

夏之書渾渾爾謂規學此虞夏之書也。渾渾並胡本切

周誥殷盤佶屈聲牙

補注元結

曰聲者謂其不相聽從韓曰聲廣雅謂不入人語也孫曰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屬殷盤謂盤庚三篇

佶屈聲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聲牛交切

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孫曰莊謂莊子騷謂離騷太史所錄

謂司馬遷史記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

文一作德者非

可謂

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右具宜

具一作其又作且

先生之於人

一作為人

可謂成矣然而

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

祝曰爾雅跋躐也疐踳也

韓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註跋疐顛倒貌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言進退有難也。疐音致字

一作躐

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

孫曰謂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謫

山陽令也。遂一作逐

三年博士

樊曰公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避謗求分教東都三歲即真也

舊傳作三為博士蓋公貞元十八年為四門博士元和初自江陵掾入為國子博士至是元和七年自尚書外

郎為之作三
為博士亦可

允不見治

韓曰楚詞雖過失猶弗治。○治陳之切。

命與仇謀

取敗幾時

取字唐書作其

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

作登
此送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以教人為

教一人作為反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

祝曰爾雅宗廟謂之梁
韓曰說文云宗屋大梁

郎也
二〇
切案
又武

方莫音盲

細木為桷

祝曰詩松桷有桷左氏傳子
桷擊扉注桷椽也。桷

角音
搏
櫨
侏
儒

短柱一也。榱柱，上踞孫曰：三者皆屋上

或作株橐音盧○

櫟
櫻
闌
居
楔

韓曰楔戶樞闥門限居闥壯
楔門兩傍木○楔烏回切闥

五結切居亭縣切楔先列切

各得其宜

宜一作施

以成室屋者

一無屋字

匠氏

之功也

蔡本功作工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溲音瘦

敗

鼓之皮

孫曰七者皆藥名也玉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

牛溲牛溺馬勃馬屁苗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皮主虫毒出本草

俱收並蓄待用無遺

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

傑

一作犖犖為傑犖呂角切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

是一作所

宰相之

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

孫曰轍車跡也環循環也

一作轅

卒老于行荀卿宗王

一作守正

大論以興

大論一作大倫

以興一逃讒于楚廢死蘭陵

孫曰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

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

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

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

要平聲

文雖奇而

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

粟

祝曰易吾與爾靡之○靡音縻

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

孫曰徒謂

徒御也○從才用切

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

一作促促

窺陳篇以盜

竊

篇一編

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

臣一作相

茲非幸歟

一作茲非其幸歟
一作此非其利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

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

祝曰庠下也
呂氏春秋謂

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太元經亦

曰山川福庠而禍高○庠音卑

忘已量之所稱

已量一
作量已

○稱指前人之瑕疵
孫曰前人謂在已
之前謂貴顯者

是所謂詰匠氏

之不以杙為楹

祝曰詰責也周禮以詰邦國杙即莊子
求狙猴之杙者斬杙糜也楹柱也孫曰

杙小而楹大故愈以
杙自喻○杙音弋

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

苓也

樊曰昌陽本草昌蒲注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
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退之即

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孫
曰菖蒲味辛溫無毒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一名

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祝曰楚人呼猪
為猓猓苓乃猪苓也。訾音紫猓音喜又音希

本政

樊曰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
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
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
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
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弊也

一作文既有弊也
一作文既其弊也

後世不知其承

孫曰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
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僭故救僭
莫若以忠不知其承大敷古先

敷布

遂一時之術以明

謂不能救之以忠也

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

孫曰謂百氏之言也

天下

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義此之政敬矣戾於忠我其

周從乎

我一作吾

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

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

詳見題注

暴孽情

孽魚列切

飾淫志枝辭

琢正

補注枝辭謂枝蔓也

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

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

悱然非矣

祝曰論語不悱不發注必待其人

謂不可守

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

一有後字

雖矻矻

韓曰矻矻

堅也孫曰用心貌。

○

決不可暨

暨至也

原其始固有以啟

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

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

樊曰繫辭通其

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

知其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

皇極大中之道

伏文貌

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

宵音窈

道之行也其庶已

乎

守戒

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
蔡在當時最為近地而成德淄青連結為援

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
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

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
驗矣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

孫曰詩大雅板
之文翰幹也

書曰以蕃王室

孫曰尚
書微子

之命之文
蕃籬也

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

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

必高其柴援

孫曰柴援者
樹柴為援也

而外施窻窻以待之

補注窻
窻坎穴

也。窻徒敢
切窻慈井切

宅於都者知穿窻之為盜

穿窻亦穴也
上通為穿

則

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其局

祝曰局鎖鑰也莊子固局
鑄孫曰局闔也鑄鈕也。

鑄古穴切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

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

孫曰介猶間也屈強謂當時方鎮也。屈渠勿切強

居亮巨兩二切

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

意見題注野人鄙夫能之

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之有不足歟蓋以為

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

無一

而不為三字

材力不足者次之

一作材力不足為者次之

不足為者敵至

而不知材力不足者

一作材力不足為者

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

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

孫曰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

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

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

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孫曰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

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憂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

魯雞之不期蜀雞

之不支

孫曰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魯雞大雞也

今夫鹿之與豹非

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
資殊也孫曰鹿無爪牙而性又怯故卒為豹禽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
在得人

朽者王承福傳

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
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
人及食功之說王承福所言蓋有合於孟子
故公為之傳韓曰說文朽所以塗也秦謂之
朽關東謂之椁。朽音烏
或作朽鈔誤椁或作椁

朽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

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

孫曰勲謂柱國護軍之類

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

祝曰鋸朽具爾雅鋸謂之朽。鋸母官切餘

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

孫曰當謂所當之直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朽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

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孫曰廢謂廢缺如四支不足之類。廢一作廢

又曰粟

稼而生者也

稼種也

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為

孫曰徧為者謂一為之也

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

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

孫曰左氏食其食敢

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鍰以嬉

趙作舍鍰一日以嬉

夫

鍰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媿吾心安焉

夫力易強而有功也

強其量切下並同

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

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

一作亦有其宜也

吾故擇其

易為而無媿者取焉

故一作特

嘻吾操鍰以入於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

孫曰墟丘墟謂廢田也○

墟丘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隣

於切

一作

問之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

或則曰

一無則字一無曰字一無則曰二字

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

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

一無而字

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

智而不足不擇其材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

知己之不可強

一作知其不能

而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

功而厚饗之者邪

一無之字

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

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力勞者也

一無也字

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

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

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

孫曰孟子

窮則獨善其身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

為于偽切下為人同其為

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

而利天下

孫曰孟子謂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而夫人以有家為

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

蓄一作蓄

其肯勞心以為

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

孫曰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

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

余為之傳而自覺焉

覺一作鑒又一作覽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

一無是字

余生四

十有八年

韓曰公生大厯戊申四十有八年則髮之短元和十年也。一本作三十有八年

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

洪曰四十有八年當作三十有八年按貞元十八年

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又祭老成文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

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以

此觀之公未四十時屢有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此歎知作四十八為誤矣

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

余一作于下並同

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

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

一無乎字

君子

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

鳥一作焉

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

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

樊曰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

臺中

之評人反以汝為傾

樊曰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

汝不懲

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呶謹聲尼交切

行箴

行一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

一作雖悔可追

行也

無邪言也無頗

頗普禾切

死而不死汝悔而何

孫曰行與義乖言與法違

雖無害猶當悔也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雖至於困躓幾死而不死汝其可悔乎言不當悔也

宜悔而

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

孫曰悖亂也而汝也悖蒲昧切一作善

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

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
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媿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
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
而不顛沛

音齒

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然有餘

然一作焉

厥聞四馳

聞聲聞也音問

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

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

樊曰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蘇東坡解云前

所聞者未能行恐後有所聞行不給也或曰聞聲聞也未能行其實而得其聲故不欲其有聞也後一說正謂

云公此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

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

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

寧一作其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

亦宜然一作辱則宜然

後漢三賢贊

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叙事畧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

孫曰充字仲任其先魏郡

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

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

一見誦憶遂通衆流

孫曰充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

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閉門潛思論衡以

修孫曰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韓曰充

所為論衡初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秘以為談助其後王良為會稽守亦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

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為州治中自免歸與同郡友人謝姓

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

孫曰刺史董勤

辟充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乃作養
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

祝曰涇濁水也詩涇以渭濁注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後漢長陵臨涇

岸顏壅其流
○涇音經

好學有志鄉人所輕

孫曰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

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
外家為鄉人所賤○鄉人一作鄉里

憤世著論潛夫是

名

孫曰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述赦之篇以

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

孫曰述赦篇言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養

稂莠者傷禾稼惠
姦軌者賊良民

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

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樊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展

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長統公理

仲長統字公理

山陽高平自謂高幹

一無自字

有雄志而

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

樊曰統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

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

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擇人所以為君深

誠幹雅自多不納其言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個黨

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樊曰高幹素紹甥也

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

補注本傳云州郡命名召稱

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

樊曰

尚書令荀郁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丞相軍事

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

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

十一終

孫曰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

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

勲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洪曰李賀父名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能歌詩時愈與皇甫湜未信過其父使賀賦詩

立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它日舉進士
或謗賀不避家諱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閑
鼓吹錄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客歸困解帶
旋讀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挿帶急命邀之又云張
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
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
多退之諱辯取此意樊曰舊史公傳云李賀
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
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
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
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進士李賀書

樊曰賀字長吉
係出鄭王後

勸賀舉進士賀舉進

士有名

一本無賀
舉進士名

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

不舉進士為是

韓曰唐康輅劇談錄云元稹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不許元和初稹舉制策為

禮部郎中因議

賀父名晉肅不合舉進士公為著諱辨

以明之序所謂

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毀之意指此

與樊曰公與李

賀書今亡矣所謂諱辯者此也其曰與

賀爭名者按劇

談錄其元稹邪然考之史稹未嘗為禮

曹勸之舉者為

非聽者不察也一字和而唱之同然一

辭皇甫湜曰

湜音植若不明白一本無此四字子與賀且得罪愈

曰然律曰二名

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

在不稱徵是也

孫曰鄭玄注曲禮云孔子之母名律曰

不諱嫌名

孫曰曲禮之文也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

嫌名謂聲音相

近

釋之者曰謂若

禹與雨丘

不諱嫌名

孫曰曲禮之文也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

嫌名謂聲音相

近

釋之者曰謂若

禹與雨丘

不諱嫌名

孫曰曲禮之文也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

與藍之類是也

祝曰烏藍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烏藍○藍音丘

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

一本有肅

字

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

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

諱

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孫曰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

孔子不偏諱二名

若曰

宋不足徵又

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若衛桓公名完一本作於春秋不諱嫌名

曰某在斯

者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祝曰周康王名釗書用欽保元子釗○釗音昭

曾參

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

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裘而弔

周之時有騏期

一有漢之時有杜度

補注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

其伯字呼杜度孫曰杜度漢章帝時為齊相見衛恒四體書○一有者字

此於其子

一無於字宜

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武帝名徹為通

補注謂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之類

不聞又諱車轍之

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

治為某字也

一本無又諱二字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

也樊曰以許勢秉機為近太祖太宗代祖玄宗廟諱益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曷玄宗名隆基○許

呼古反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孫曰以諭近代

宗諱機近玄宗諱代
宗諱豫玄宗諱見上

士君子立言行事

立言一作言語

宜何所

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

進士

一無舉字非

為可耶

趙本耶作與一本無耶字

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

可以無譏也

一作矣一作耶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

一作矣一作耶

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

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

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

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趙本宦官字
並作宦者

訟風伯

樊曰德宗正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實等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山陽令補注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為此病雲以婉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為此厲者間之也。一本題云讒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孫曰吕氏春秋風師

曰飛廉

山升雲兮澤上氣

補注上亦升也

雷鞭車兮電搖幟

幟旗也尺

志切雨霈霈兮將欲墜

祝曰楚詞不霈近兮愈疎孫曰霈霈欲雨之貌霈與浸同

風伯

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

樊曰暘烏日名見廣雅

念此下民閔

其光兮

閔閉也

不闢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

將一作獨

我於

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

孫曰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唐制以立春後丑日記風師此謂求其時也

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

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醺之

孫曰屏屏雲聚貌醺

薄也音離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

鑠消也舊本作使雲

不得

寒之使雲不得施

舊本作使氣不得施

嗟爾風伯

一有分字

欲逃

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

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

趙本作女

傷

伯夷頌

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說義士謂伯夷也近世學者以太史公所記為不然因謂孔子稱餓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蓋絕糧耳余謂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非之佐之者以極天下之溺非之者以懲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

不然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
何以皆得為仁邪樊曰王荊公伯夷論謂韓
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
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
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
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
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
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
世而死邪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
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荊公之論與此頌相反
學者其
審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

於義一作
於其義

不顧人之是非

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

下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

一作而力行不

惑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

昭一作照

不足為明宰乎泰山

孫曰宰山

高貌韓曰峯頭巉岩也。○宰才律切

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

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

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

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

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

叔齊者

補注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世有不知

者多矣見春秋少陽篇

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

子者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

孫曰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

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

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

或無一字則自以為有餘凡一人沮之

或無一字

則自以為不足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曰孫

標準也準謂準繩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補注

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一頁前六行題注伊川嘗曰刊本
伊川說東坡係沿蜀本韓仲韶注之誤據二程
全書改

第一頁前八行題注又曰刊本訛伊川亦曰係以
前說為東坡曰而誤也據二程全書及本注體
例改

第二頁後一行非天小也刊本小訛罪又注天下
或有之字小一作罪刊本訛一作非天之罪也

係沿舉正之誤並據考異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能善是刊本善訛有係沿舉正之誤據考異改

第十三頁前四行注書秦誓曰刊本秦訛已今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鬼無氣三字諸本並有至朱子
考異始刪去按與文義無害姑存之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孟軻氏而止耳句下東雅堂
天德堂諸本並有揚雄氏而止耳句按此言存

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故下云荀與揚大醇而
小疵似不應再有揚雄氏而止耳句當以此本
為是存異

卷十二第一頁前六行題注其詞旨意適刊本旨
訛與據李翱集改

第二頁後一行題注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
厚有此說耳按本集子厚為師何謂人不歸之
耶其答韋嚴二書自是所見不同不必曲為之

說存異

第五頁前一行于茲有年矣刊本年作時係沿舉
正之誤考異已辨其非今據改又注年一作時
刊本訛時一作曰亦誤今改

第十頁後一行而內固其扁鐫按天德堂本作而
內固扁鐫以防之存異

第十一頁前七行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按爾
雅雞大者曰蜀又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固能之矣注魯雞大雞今蜀雞也據文義蜀當作越存異

第十三頁前七行知已之不可強而為之者邪係從蜀本方本參定者考異並取杭蜀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文義似暢存異

第十七頁前三行注受業太學刊本受訛授據後漢書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注多失其真刊本真訛言據後

漢書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注辟充為從事刊本辟訛辭據
後漢書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初舉高第尚書郎考異無高第
二字與後漢書本傳合應係後人謬贅存異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為可耶句下考異有為不可
耶四字存異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 臣周 燮